



# 我決定自己的路

慈濟醫院玉里分院 副院長張玉麟

撰文／賴睿伶 圖片提供／文發處

**獨**居在山上的老阿媽，一個人在長良的半山腰上生活，那兒是有大冠鷲飛翔、偶爾還會聽到五色鳥咕咕叫的地方。花蓮南部的長良，風景是明媚的，但是孱弱的阿媽，卻被疾病所苦……。

那是發生在日據時代的意外，阿媽一次在山上，不小心被尖銳的竹子劃破了小腿，尖刺的竹片甚至嵌進阿媽的小腿裡無法取出，化膿的傷口拖磨著阿媽的身體，沒有人照顧又營養缺乏的阿媽，只能任由傷口惡化。今年九月，慈濟醫院玉里分院新大樓落成，阿媽聞名而來，而這一單趟路程就花去阿媽一個多小時，中間還得搭便車才到得了。就這樣，一天兩天往返換藥，三個禮拜過去了……。

幫阿媽看病的是從花蓮總院調來的張玉麟醫師，自從來到玉里這純樸小鎮看病，往往是話家常的時間多過診療時間。濃厚的人情味，醫師獲得的回饋往往比一句謝謝更多了一點；可能是一大把小白菜、一箱水果、一條大冬瓜，而這些都是病患自己種的農產品。這一次張玉麟醫師是幫長良阿媽取出竹片和換藥。

「記得，有一天，阿媽帶了一袋柳丁來看我」張玉麟醫師回憶道。「一袋的柳丁

是用新的塑膠袋包的，我想阿媽應該沒有種柳丁吧！」一個獨居阿媽、一袋買來的柳丁、一個多年的傷口。傷口的治癒，撫平了阿媽心中的孤寂，但卻撩起張玉麟心中憂憂的感慨，小鎮醫師的快樂和不捨就在這一刻。

張玉麟出生在屏東農村裡，家中務農的他排行老大，父親期待他能夠當小學老師，過著安分守己的生活，然而張玉麟的心中卻潛藏著一顆熱情的心，而從小優異的學業表現和出人一等的領導力，一直是班上的模範生、班長。十二歲時，張玉麟為自己下了第一個決定，他報考師專，但也報考普通高中，決心要上大學。這對一個農家子弟來說，莫不是極大的挑戰，挑戰的是父親的反對，也挑戰遙不可及的大學。

## 隱隱向前的力量

然而，命運考驗著張玉麟學習的決心，高中畢業的那年大學聯招，張玉麟考差了，而經過一年的苦讀，才又同時考上國防醫學院和師院。

「當時，我問我的高中同學，國防醫學院和師院，要選哪一個？」張玉麟說，

「同學們都說當兵兩年都很難當的完，更何況是十年的兵役」。這時他開始反問自己，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到底是老師可以幫助較多的人，還是「醫生」呢？「世界最糟的狀況，莫過於亂世。戰亂中，老師沒有學生可以教，但身為醫生，卻永遠都有病人可以救！」三十七歲的張玉麟回想起十八歲的張玉麟，「醫生」這個念頭在他心中第一次出現，他又一次選擇了自己的路——就讀國防醫學院。

國防醫學院的教學是嚴苛的，畢業到了分科的時候，莫不是最緊張的時刻。

「我當時最討厭外科，內科也不喜歡，只要不要是內科、外科，其他的都可以。」因為當年的畢業生搶著要進皮膚科，最後大家同意用翻書來決定，書碼相加數最大的人可以先選，但不幸的是，張玉麟的運氣並不好，最後只剩下胸腔外科和腦神經外科各一個缺額，而當時他的同學周紹常醫師選了胸腔外科，而腦神經外科也就注定落在他的身上，就這樣，張玉麟一生的路被決定了。

在他自我的選擇中，彷彿又有上蒼冥冥的安排……。

## 只為了當主治醫師

小鎮醫師的生活和在醫學中心是大大不同的。在醫學中心，臨床、研究、教學是生活的重心，但在這裡，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可能是長途跋涉的往診、可能是急診的輪值、也有可能是敦親睦鄰的掃

街。民國八十六年，張玉麟加入了慈濟綜合醫院腦神經外科，當年他已是國軍八〇四醫院的腦神經外科主任，加入慈濟是為了實現「做一個主治醫師」的目標。

回想剛到慈濟那一年，他說：「作為一個醫生是要看病人，發揮醫生的功能，我一直無法忽視自己的能力沒有充分的發揮」。

一個天剛亮的早上，一通電話聲喚醒了睡夢中的張玉麟，也喚起他作為一個醫師的熱情。電話那頭傳來的是慈濟綜合醫院的腦神經外科蘇泉發主任的聲音，蘇醫師說：「慈濟缺人、缺一個腦神經外科的醫生，你就來吧。」一次次的邀約，逐漸釋放了他原本不願前往的情緒，想到日前為一位肩頂梅花的長官看病的情形，在經過詳細的檢查和思考後，卻得到對方一句「不對，我是……才對」的反駁。霎時，張玉麟的心中興起了無法言喻的憤怒，如果作為一個醫生的本質不再，那醫



▲玉里慈濟醫院於民國八十八年正式啓業

生白袍下的使命又如何發揮？只為了一個單純的主治醫師目標，張玉麟決定帶著一家人來到慈濟，開展不一樣的生活與人生。

### 小鎮醫師搏感情

為了配合玉里民眾的生活習慣，玉里慈院六點便開始晨間門診。九點一到，晨間門診結束，張玉麟一踏出診間，彼端突然傳來一陣呼叫聲，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媽媽迎面跑來，用著她高八度的聲音驚訝地問：「張醫師，你怎麼會在這裡，你不是在關山嗎？」

原來，老媽媽是來自關山的病患，一早搭車來看陳培榕醫師的耳鼻喉科，意外遇上張醫師讓她好不高興。她倒背如流地說著張醫師在關山的看診時間，得意的神情不難看出她是一位「好」病患，而張玉麟醫師也告訴老媽媽自己在玉里看門診已經好一陣子，還親切的問候著這位老媽媽。

從六點到現在，一個醫生的親切和耐心，即使片刻的休息也不鬆懈下微微的笑容，如果不是已內化的溫柔，又怎能時時有溫暖的笑容和親切的問候？

在調到玉里之前，張玉麟提早先到關山醫院擔任「常住醫師」，也就是專屬於該院的醫師。「我選擇提早到關山，是為體會社區醫院的不同，當然除了大小事都要做之外，我有很深的感觸。」他緩緩道出一個充滿無奈的故事。

那天下午，關山一如往常寧靜，一名剛

從花蓮慈院出院的榮民老伯，在開往台東的火車上，臨時下車被送到了關山分院。老伯抱著肚子、疼痛異常，值班的張玉麟問診後得知，還帶著傷口的老伯在火車開了一個小時後肚子不知怎地突然痛了起來，等待火車到台東關山，他馬上下了火車直奔醫院。

張玉麟仔細地檢查，建議老伯回花蓮治療，但老伯卻毫不考慮地氣憤回絕，不論醫師說什麼，他再也不願再次承受這一路火車的顛簸，「那坐救護車回花蓮好不好？」「不好，救護車很貴我不要！」。老伯甚至還說：「我情願死在這裡，也不要再坐車回去。」當生命到了暮日，凋零的葉又能有多少選擇。面對著社區醫院的使命、上人的期許、醫師的良能，張玉麟



▲證嚴上人行腳玉里分院時，特別接見張玉麟醫師

深深的感觸，「我們要做更多的往診，服務偏遠的病患、老人家，這才是對生命的尊重與感恩。」

來到慈濟是張玉麟自己的決定，而來到玉里又是一段段的因緣。



## 慈濟精神為最高原則

「我不是尋找刺激與挑戰的人，我只是想要作一名主治醫師。然而，每一次的決定，我也經過很多調適，但一旦做了決定，我就知道是這條路了。」一次合心共識營讓玉里純樸之美在張玉麟的心中扎下了根，更重要的是，他知道玉里需要他。

「我知道因為有了我，病患有可能是一百分，但是沒有了就是沒有了，是零分，這是生命能被救回或失去的天壤之別。」

在玉里短短的五個月，張玉麟已經執行超過十檯以上的腦部手術、多次是在急診的緊急狀況下進行。這些病患可能是學生、可能是卡車司機，更重要的是，他們是一個個家庭中重要的家人。對這些人來說，張玉麟給了他們從零到一百的希望，而這便是張玉麟自許的大願。

玉里十二月的陽光如此清朗，回想起九月份張玉麟一家皈依上人的情景。對於慈濟、對於上人，張玉麟說：「醫生的最高原則是醫事法，但醫學院卻沒有教醫生要如何達到醫事法所要求的原則『不可無故拒絕病人』、『不可無故拒絕開設診斷證明』，反而，是慈濟文化帶領我通往醫生最高的境界。」

張玉麟說：「很多醫生為了反對而反對，這是因為學校只教自

然科學卻從沒教過社會科學，而上人的法就是最好的社會科學。上人教我們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而當你有了同理心，你才能體會病人的心，才能願意為病患做更多的服務。」六年的時光，慈濟沁入張玉麟的心，每當面對大小車禍與診間的咆哮，他常勸病人「別拿別人的過錯來處罰自己」。

生命有無限的可能，當年屏東那田埂裡奔跑的小男孩，今日卻在他鄉重生、付出。重生的是自己的慧命、付出的是自己的良能。張玉麟總是自己決定自己的路，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時也豐富了別人的生命。



▲玉里分院搬遷新大樓時，社區民衆合心合力幫忙